

議國是

李綱

是國議

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。雖有高城深池，弗能守也，則何以戰？雖有堅甲利兵，弗能戰也，則何以和？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，然後其和可保。不務戰守之計，惟信講和之說，則國勢益卑，制命於敵，無以自立矣。景德中，契丹入寇，罷遠幸之謀，決親征之策，捐金幣三十萬而和成，百有餘年，兩國生靈，皆賴其利，則和戰守三者得也。靖康之春，初得守策，而割三鎮之地，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，懲趙寨之小衄而不戰，和與戰兩失之。其冬，金人再寇畿邑，廷臣以春初回守爲然，而不知時事之異，膠柱鼓瑟，初無變通之謀。內之不能撫循士卒，以死捍賊；外之不能通達號令，以督援師；金人既登城矣，猶降和議已定之詔，以款四方勤王之師，使虜得逞其欲。凡都城、玉帛、子女、重寶、圖籍、儀衛、輦輅、百工、技藝、悉索取之，次第遣行。及其終也，劫質二聖，巡幸沙漠，東宮、親王、六宮、戚屬、宗室之家，盡驅以行。因逼臣寮，易姓建號，自古夷狄之禍中國，未有若此之甚者。靖康之冬，并守喪失之，而卒爲和議之所害也。天佑有宋，必將有主，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，總師大河之外；入繼大統，以有神器。然以今日國勢，揆之靖康之初，其不相若遠甚，則朝廷難以捍患禦侮，救甯萬邦者，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，竊恐猶以和議爲然，豈非以二聖播遷，陛下父兄沈於敵廷，議者將必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，而虧陛下孝友之德，故不得不和。臣竊以爲不然。請以古人之事明之，昔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皋間

，太公爲羽軍所得，其危屢矣。高祖不顧，其戰彌勵，羽不敢害，而卒歸太公。然則不顧而戰者，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。晉惠公爲秦所執，呂卻謀立子圉，以靖國人，其言曰：「失君有君，群臣輯睦，甲兵益多，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；庶有益乎？」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。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，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。今有賊盜於此，劫質主人，以兵威臨之，則必不敢加害；以卑辭求之，則所索彌多，往往有不可測之理；何則？彼爲利謀，陵懦畏彊，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。今二聖之在敵廷，莫知安否，固臣子之所不忍。然我不能逆折其意，又將墮其計中，以和議爲信然。彼必曰：割某地以遣我，得金幣若干則可，不然，二聖之禍且將不測。不予之，是陛下之忘父兄也；予之則所求無厭；雖日割天下之山河，竭取天下之財用，山河財用有盡，而金人之欲無窮。少有釁端，前所予者，其功盡廢，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。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，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，旣和則又求釁以戰，卒滅契丹。今又以和議惑中國，至於破都城，滅宗社，易姓建號，其不道如此，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，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，臣愚，竊以爲過矣。爲今之計，莫若一切罷和議，事務自守之策，而攻戰則姑俟於可爲之時。蓋彼背盟劫質，地不可復予，惟以二聖在其國中，不忍加兵，俟其入寇，則多方禦之，所破城邑，徐議收復，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，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，治城壁，修器械；敦水軍，習車戰；凡捍禦之術，種種具備，使進無抄掠之得，退有邀擊之患，則雖時有出沒，必不敢深入憑陵，三數年間，生養休息，軍政益修，士氣漸振，將帥得人，車甲具備，然後可議大舉，振天聲以討之，以報不共戴天之讎，以雪振古所無之恥；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，豈徒不敢肆凶而保萬壽之休，亦將悔禍率從，而變輿有可還之理。倘若捨此策，益割要害之地，奉金幣以與之，是倒持太阿，以其柄授人，藉寇兵而資盜糧也。前日旣信其詐謀以破國矣，今

又欲蹈覆車之轍，以破天下，豈不重可痛哉！或謂強弱有常勢，弱者不可不服於強，昔越王句踐，卑身重賂以事吳，而後卒報其恥。今中國事勢弱矣，盍以句踐爲法，卑身重賂以事之，庶幾可免一身之禍，而成將來之志乎。臣以爲不然。夫吳伐越，句踐以甲楯三百，棲於會稽，遣使行成，而吳許之。當是時，吳無滅越之志，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，枕戈嘗膽以勵其志，而卒破吳。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，上自二聖東宮，下逮宗室之系於屬戚者，悉驅之以行，而陛下之在河北，遣使降僞詔以宜召，求之如是其急也，豈復有恩於趙氏哉。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，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；彼亦未足爲得也。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。然則今日之事，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，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。事固有似是而非者，正謂此也。然則今日爲朝廷計，正當歲時遣使，以問二聖之起居，極所以崇奉之者。至於金國，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，則嚴守禦以備之，練兵選將，一新軍律，俟吾國勢既強，然後可以興師邀謂。有此武功，以俟將來，此最今日之上策也。故語有曰：「願與諸君共定國是。」夫國是定，然設施注措，以次推行，上有素定之謀，下無趨向之惑；天下之事，不難舉也。靖康之間，唯其國是不定，而且和且戰，議論紛紛，致有今日之禍。則今日之所當鑑者，不在靖康乎？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，伏願陛下斷自淵衷，以天下爲度，而定國是，則中興之功可期矣。取進止。

〔題解〕李綱，字伯紀，邵武人。自其祖始居無錫。歷仕靖康建炎二朝，諡忠定。此文爲建炎元年正月朔，綱至行在所獻十議之第一篇。總論當時國勢，以爲必能守能戰，始能言和，實不刊之論也。

論和議疏

胡 銓

四

自靖康迄今，凡四十年，三遭大變，皆爲和議，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。肉食鄙夫，菽口一譚，牢不可破，非不知和議之害，而爭言爲和者，是有三說焉：曰偷懦，曰苟安，曰傳會。偷懦則不知立國，苟安則不戒仇毒，傳會則覲得美官，小人之情狀，具於此矣。今日之議若成，則可弔者十；若不成，則可賀者亦十；臣請爲陛下極言之。何謂可弔者十？眞宗皇帝時，宰相李沆謂王旦曰：「我死，公必爲相，切勿與虜講和。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，如是者國常亡，若與虜和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。」且殊不以爲然。旣而遂和，海內乾耗，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。此可弔者一也。中原謳吟思歸之人，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，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。一與虜和，則中原絕望，後悔何及。此可弔者二也。海泗，今日之藩籬咽喉也，彼得海泗，且挾吾藩籬，以瞰吾室，扼吾咽喉，以制吾命，則兩淮決不可保。兩淮不保，則大江決不可守。大江不守，則江浙決不可安。此可弔者三也。紹興戊午，和議旣成，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，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。一旦叛盟，劫執允迪等，遂下親征之詔，虜復請和。其反覆變詐如此，檜猶不悟，奉之如初，事之愈謹，賂之愈厚。卒有逆亮之變，驚動輦轂，太上謀欲入海，行朝居民一空，覆轍不遠，忽而不戒。臣恐後車又將覆也。此可弔者四也。紹興之和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，口血未乾，盡變前議，凡歸正之人，一切遣還，如程師回趙良嗣等，聚族數百，幾爲蕭牆憂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，則反側生變，不與則虜

決不肯但已。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，虜決不肯但已，則必別起釁端，猝有逆亮之謀，不知何以待之？此可弔者五也。自檜當國二十年間，竭民膏血以餌犬羊，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，千村萬落，生理蕭然，重以蝗蟲水潦，自此復和，則蠹國害民，殆有甚焉者矣。此可弔者六也。今日之患，兵費已廣，養兵之外，又增歲幣，且少以十年計之，其費無慮數千億。而歲幣之外，又有私覲之費。私覲之外，又有賀正生辰之使。賀正生辰之外，又有泛使。一使未去，一使復來。生民疲於奔命，帑廩涸於將迎，瘠中國以肥虜，陛下何憚而爲之！此可弔者七也。側聞虜人過望，欲書御名，欲去國號。『大』字，欲用『再拜』，議者以爲繁文小節，不必計較，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。夫四郊多壘，卿大夫之辱，楚子問鼎，義士之所深恥，『獻納』二字，富弼以死爭之。今醜虜橫行，與多壘孰辱？國號大小，與鼎輕重孰多？『獻納』二字，與『再拜』孰重？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，則是多壘不足辱，問鼎不必恥，『獻納』不必爭，此可弔者八也。臣恐『再拜』不已，必至稱臣；稱臣不已，必至請降；請降不已，必至納土；納土不已，必至銜璧，銜璧不已，必至與櫬，與櫬不已，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；然後爲快，此可弔者九也。事至於此，求爲匹夫，尙可得乎？此可弔者十也。竊觀今日之勢，和決不成。僅乾綱獨斷，迫回使者魏杞康濟等，絕請和之議，以鼓戰士；下哀痛之詔，以收民心；天下庶乎其可爲矣。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：省數千億之歲幣，一也。有意武備，足食足兵，二也。無書名之恥，三也。無去『大』之辱，四也。無『再拜』之屈，五也。無納土之憂，六也。無請降之禍，七也。無納土之悲，八也。無銜璧與櫬之酷，九也。無青衣行酒之冤，十也。去十弔而就十賀，利害較然，雖三尺童穉亦知之，而陛下不悟。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，今日朝之士，皆婦人也。如以臣言爲不然，乞賜流放竄殛，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。

〔題解〕胡銓，宋廬陵人，字邦衡，號澹庵，舉建炎進士，任樞密院編修，秦檜等主倡和議，銓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之頭，懸之藁街，以爲炯戒。其文傳誦一時，好事者鑒本傳文。金人募之千金，檜怒其逆已，除名編管新州，乾道中入爲工部侍郎，以資政殿學士致仕。謚忠簡。有澹庵集。本文爲乾道元年朝廷重中和議時所奏，力主抗戰到底之利。胡銓文章氣魄宏偉，義正辭嚴，爲朱熹所稱佩。

詞二首

金縷曲送胡邦衡謫新州

張元幹

夢繞神州路，悵秋風連營畫角，故宮離黍。底事崑崙傾砥柱，九地黃流亂注。聚萬落千邨狐兔。天意從來高難問，況人情易老悲如許。更南浦，送君去！涼生岸柳銷殘暑，耿斜河，疏星淡月，斷雲微度。萬里江天知何處，回首對床夜語。雁不到，書成誰與？目盡青天懷今古，肯兒曹恩怨相爾汝？舉大白，唱金縷。

金縷曲寄李伯紀丞相

張元幹

曳杖危樓去，斗垂天滄波萬頃，月流煙渚。掃盡浮雲風不定，未放扁舟夜渡。宿雁落，寒蘆深處。悵望關河空吊影，正六間鼻息鳴鼙鼓。誰伴我，醉中舞？十年一夢揚州路，倚高寒，愁生故國，氣吞驕虜。要斬樓蘭三尺劍，遺恨琵琶舊語。漫暗澀銅花塵土。喚取謫仙平章看，過苕溪，尚許垂綸否？風浩蕩，欲輕舉。

六州歌頭

張孝祥

長淮望斷，闕塞莽蕪平。徑塵暗，霜風勁，悄邊聲。黯銷凝。追想當年事，殆天數，非人力，洙泗上，絃歌地，亦殫腥。隔水氈鄉落日，牛羊下，區脫縱橫。看名王宵獵，騎火一川明，笳鼓悲鳴，遣人驚！念腰間箭，匣中劍，空埃蠹，竟何成？時易失，心徒壯，歲將零。渺神京，千羽方懷遠，靜烽燧，且休兵。冠蓋使，紛馳驚，若爲情？聞道中原遺老，常南望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憤氣填膈，有淚如傾。

〔題解〕這裏所選的三首詞是南宋時最沉痛的作品。張元幹是福建長樂人，字仲宗，別號蘆川居士。平生以忠義自許，不屑與奸佞同朝。紹興辛酉，胡銓上書乞斬秦檜，得罪被謫，卽作金縷曲一詞送之，因此他的官也丟了。第二首詞是他同時做了寄給李綱丞相的，忠憤之氣，俱溢於辭表。第三首詞是另一詞人張孝祥所作。孝祥字安國，號于湖，蜀之簡州人。他也爲秦檜所忌，嘗以事陷之於獄。檜亡後，始得登用。可惜不久亦死，未能發展他的才幹。

哭崖山之戰

文天祥

二月六日，海上大戰，國事不濟，孤臣天祥坐北舟中，向南慟哭，爲之詩曰：

長平一坑四十萬，秦人歡欣趙人怨^①，大風揚沙水不流，爲楚者樂爲漢愁^②。兵家勝負常不一，紛紛干戈何時畢？必有天吏^③將明威，不嗜殺人能一之^④。我生之初尙無疾，我生之後遭陽九^⑤，厥角稽首併二州^⑥，正氣掃地山河羞。身爲大臣義當死，城下師盟愧牛耳；聞關歸國洗日光^⑦，白麻重宣不敢當^⑧。出師三年勞且苦，咫尺長安不得覩，非無虓虎士如林，一日不幸爲人擒。樓船千艘下天角，兩雄相遭爭奮搏^⑨；古來何代無戰爭，未有鋒鏑交滄溟^⑩。遊兵日來復日往，相持一月爲鵲蚌，南人志欲扶峴嵒，北人氣欲黃河吞；一朝天昏風雨惡，炮火雷飛箭星落，誰雌誰雄頃刻分，流屍漂血洋水渾。昨朝南船滿崖海，今朝只有北船在；昨夜兩邊桴鼓鳴，今朝船船鼙鼓聲；北兵去家八千里，椎牛釀酒人人喜，惟有孤臣兩淚垂，冥冥不敢向人啼。六龍杳靄知何處^⑪，大海茫茫隔煙霧，我欲憎劍斬佞臣，黃金橫帶爲何人。

〔題解〕此爲指南後錄中之詩，詠崖山之敗也。崖山一戰，宋祚遂亡。公時被囚北舟，不勝悲憤，作此歌哀之。南北傳誦。詩末所謂佞臣，指張宏範、賈餘慶、呂文煥之流，皆當時主張和議，先降於元者也。

（註一）秦將白起坑趙卒四十萬於長平。見史記秦本紀。

(註二) 楚漢戰於睢水上，漢軍爲楚所擠，多殺漢卒十餘萬人，皆入睢水。見史記項羽本紀。

(註三) 孟子：無敵於天下者，天吏也。

(註四) 孟子見梁惠王，王問曰：「天下惡乎定？」孟子曰：「定於一。」王曰：「孰能一之？」

孟子曰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」見孟子梁惠王。

(註五) 詩經王風：「我生之初，尙無爲，我生之後，逢此百罹。」

(註六) 二州謂惠州廣州也，是時宋室版圖，僅有此二州矣。

(註七) 謂自淮至永嘉也，詳指南錄後序。

(註八) 凡拜免將相詔誥，皆用白麻書制。文天祥於丙子四月八日至永嘉。五月朔，景炎皇帝

於福安登極，改元。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。故曰白麻重宣也。

(註九) 謂張世傑與元軍僞帥張宏範戰於崖山也。張宏範本爲漢人，仕於宋，降元後助元滅宋

，自以爲有功，勒石於崖山曰：「張宏範滅宋於此。」明儒陳獻章爲增一「宋」字，

曰：「宋張宏範滅宋於此。」遂成漢奸罪狀。

(註十) 此二句謂古來未有海戰也。

(註十一) 六龍謂帝王也，崖山戰敗，陸秀夫負帝昀投海而死。

登西臺慟哭記

謝 翱

始故人唐宰相魯公，開府南服，余以布衣從戎①。明年，別公漳水湄②。後明年，公以事過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，悲歌慷慨，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，今其詩具在，可考也③。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，而獨記別時語，每一動念，卽於夢中尋之，或山水池榭，雲嵐草木，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，則徘徊顧盼，悲不敢泣。又後三年，過姑蘇，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。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④。又後四年，而哭之於越台⑤。又後五年及今，而哭於子陵之台⑥。先是一日，與友人甲乙若丙約⑦，越宿而集，午雨未止，買榜江渚，登岸謁子陵祠，憩祠旁僧舍，毀垣枯甃，如入墟墓，還與榜人治祭具，須臾雨止，登西台，設主於荒亭隅，再拜跪伏，祝畢，號而慟者三，復再拜起。又念予弱冠時，往來必謁拜祠下，其始至也，侍先君焉，今予且老，江山人物，睽焉若失，復東望泣拜不已。有雲從西南來，淪淪淖淖⑧，氣薄林木，若相助以悲者。乃以竹如意擊石，作楚歌招之曰：魂朝往兮何極？莫歸來兮關水黑，化爲朱鳥兮有珠焉食⑨。歌闕，竹石俱碎。於是相向感喟。復登東台撫蒼石，還憩於榜中。榜人始驚予哭，云：有遷舟之過也，盍移諸；遂移榜中流，舉酒相屬，各爲詩以寄所思。薄暮雲作，風凜不可留，登岸宿乙家，夜復賦詩懷古。明日益風雪，別甲於江，予與丙獨歸，行三十里，又越宿，乃止。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：是日風帆怒駛，逾久而後濟，既濟，疑有神陰相，以著茲遊之偉。予曰：嗚呼！阮步兵死，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⑩，若神之助，固不

可知，然茲遊亦良偉，其爲文詞，因以達意，亦誠可悲已。予嘗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^①，今人不有知予心，後之人必有知予者，於此宜得書，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，時先君登台後二十六年也。先君諱某，^②某^③，登台之歲在乙丑云^④。

〔題解〕謝翱字皋羽，閩之長溪人（今福建福安縣），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，卒於元成宗元貞元年，（公元一二四九至一二九五）元兵侵宋，文天祥逾海至閩，檄州郡舉勤王之師，翱傾家貲率鄉兵杖策軍門，天祥兵敗被執不屈，翱隻影行浙水東，遇山川臺榭草木與天祥別處偶似者則哭，西臺即嚴子陵釣臺也。（謝翱本末詳晞髮集及閩賢事略初稿）

（註一）宋德祐二年七月，文天祥開督南劍州（今南平），辟翱爲諮事參軍，南服即指南平，唐宰相魯公，即指宋丞相文信國公。

（註二）明年即宋景炎二年，正月文天祥引兵赴漳，三月入梅州，五月出梅嶺，是年翱別文天祥於漳州，渭，水草交際之處，即水之盡頭也。

（註三）後明年指開府後三年，即宋景炎三年，是年十二月文天祥兵潰潮陽，被執北去，所云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，蓋指文天祥題顏杲卿及張許廟詩而終於就義也。（見文文山集）

（註四）宋德祐元年九月，文天祥拜浙西江東制置使，兼知平江府事，平江府即姑蘇，今江蘇吳縣，後三年者，即文天祥就義後三年也，在元至元二十二年。（天祥就義於至元十九年）

（註五）又後四年，即文天祥就義之後四年，在元至元二十三年。

(註六) 又後五年，卽文天祥就義後五年，在元至元二十四年，及今者，指至元二十七年也。

(註七) 甲乙若丙，謂翺友吳思齊、馮桂芳、翁衡。

(註八) 淙，雲興貌，過，濕也，淳，盛也，淙過淳鬱言濕雲初興其勢沉闇不升，狀有積而弗得宣之意。

(註九) 朱鳥南方宿也，昧，鳥首也，春秋傳古之火正，或食於昧，故昧謂之鶉火，而火正配食於火星者，以其於火有功故也，蓋宋以火德王，而繫於南，天祥有功於宋，猶星有功於火也。

(註十) 晉阮籍字嗣宗，竹林七賢之一，性嗜酒，閑步兵廚善釀，求爲步兵校尉，能作青白眼，常率意命駕，途窮輒痛哭而返。

(註十一) 秦楚之際月表，司馬遷著，列國凡九，秦、楚、項、趙、齊、漢、燕、魏、韓、見史記，按秦楚之際，天下未定，攘奪僭篡，運數又促，不可以年紀，故以月紀事而名表，翺欲倣太史公例，著季漢月表而未完，今無可考。

(註十二) 翺父名鑰，字草堂。

(註十三) 乙丑係宋度宗咸淳元年，時翺十七歲。

請進取疏

史可法

奏爲恢復固非浪試，偏安實難自足等事。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，莫不拓基於自強，而畫境於自足。故漢之光武曰：「旣得隴，復望蜀。」人苦不知足。明知足不可狃，而反以不知足自嘲，故取於天下者足也。若宋高之紹統藩服，僅有天下半耳，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，以己之僅有爲有，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，故足耳。

若我皇上於今日，則何足之有？以河、雒爲豐、沛，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。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，則不足。以金陵爲長安，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。爲高皇帝之以全有而不有，則亦不足。恢復之計，復何可緩？

然而事難浪試，志多中止。昔子胥之搦勾踐也，曰：「爲人能辛苦，則無荒於禽，無荒於觴，無荒於色，無荒於瓊宮瑤臺之觀，南金和寶之玩。」皆此物此志也。君勵膳薪，臣搆桑土，斯爲辛苦耳。

而況今何時也？宮闕已燬，陵園漸蕪，登城北望，慨然流涕，興思至此，恨不能疾趨陝右，直抵燕中，登祖陵而拜九廟，對御寢而哭先皇，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，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。無奈天心不順，人事未周，甲兵日頓，蓄積日乏，將士日懦且驕，當此而言恢復，不但寸土難圖，將見故趨日失，掩耳之譏，其何勉之！所可冀者，國運雖衰，人心未改，猶可勉力支持。惟願皇上乘

此艱難啓運之時，亟圖報讎雪恥之舉，獎率諸臣，臥薪嘗膽，藉甲枕戈，務求縛奇凶以慰先帝，復故土以光祖宗，則中興之業，斯偉然昭著於萬世。斷不可以江南片荒地，儼然自足，以下等於宋高也。

昔吳夫差之卽位也，出入必令人呼曰：「爾忘越王殺爾父乎？」曰：「不敢忘。」其報越何決！迨後志倦垂成，以荒湛自娛，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。此亦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之前車矣。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，刻刻懷恥，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。

不然者，皇上旣弛於上，諸臣必逸於下；將見麴蘖沉湎，事業或墮於夢醉；美色幸御，精神半付於蛾眉；君忘中原矣。新亭之血淚漸乾，東山之絲竹日聞；臣忘中原矣。望使徒痛於高麗，拜詔不呼於河湟；民忘中原矣。始矜壯志於上馬，詎黃龍之直抵有期；終耗雄心於跨驢，謂西湖之行樂可老；將若士俱忘中原矣。誠如是也，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？先帝之深離何日復？進取不銳，則守禦必不堅，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。

抑臣更有請焉：夫宋之南遷也，猶走李成，擒楊么，以靖內者制外，而今則獻、猛交熾，兩川危如累卵；且汀、漳、南贛間，又以警聞矣。北有旣毀之室，南無可怡之堂，徒曰王業不偏安，何「偏」可據，「安」尤大言之也。興言及此，可爲寒心！

而所差可幸者，兩虎相鬪，南牧未遑。綢繆未雨，惟此閒暇。時乎時乎！不再來矣！若夫彼操鵲蚌之「二承」，我睡漁人之「一枕」，失今不圖，後將有不及圖者！惟陛下加意振勵。申飭施行。臣不勝陳切涕泣待命之至！

〔題解〕本文爲明末史可法上弘光帝疏，時南渡君臣，皆荒於宴樂，幾不復有恢復中原之志。

故史忠正公奏疏勸其收復失地，毋以保守南都爲已足也。史又有復多爾袞書，已選入

諸高中教科書，可參讀。